

擠 Ciasnota—作者：林蔚昀 節錄自《回家好難：寫給故鄉的 33 個字詞》

台北是一座很擠的城市。

這裡的擠，不只是地狹人稠造成的空間擁擠，也包括擠帶來的各種心境。因為擠，所以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很小，別人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的事也成了別人的事，隱私無所遁形。因為擠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變多了，氣氛親密得像是一家人，但摩擦衝突也不少。

在擁擠的台北，我常常覺得自己一不小心就踩過了線，踩進別人的空間，也踩進別人的生活。在別人的空間上有車、摩托車和腳踏車，有他們急急忙忙趕往目的地的不耐。而在別人的生活則有他們的公事、家務事、病痛、憂愁、煩惱、憤怒、不滿和欲望。

我曾在銀行櫃檯看到一位太太向行員大聲抱怨他們銀行辦事沒效率，我在麵包店看過老闆教訓員工，在街上看過先生罵太太，在牙醫診所看過醫生罵護士，在公園看過爸媽罵小孩。奇怪的是，雖然我在看到這些事時會覺得尷尬，懷疑我是否看到什麼不該看的東西，但身邊的人似乎不覺得有什麼不妥，罵人的人盛氣凌人，被罵的人默默承受，旁觀的人視若無睹。這一切似乎如此稀鬆平常，就像在某些醫院，一個病人還沒看完另一個病人就被叫進去，或是在郵局、便利商店排隊辦事或結帳，人與人之間距離非常近一樣的稀鬆平常。

和空間上的擠比起來，心理上的擠就比較難適應了。每次去提款機提款或是去郵局窗口辦事，知道身後不遠處站著一個人，我都很不自在，即使那個人根本沒在看我，只是專心滑手機。我不習慣別人問我家住哪、在哪生產、為何回台灣，不習慣別人問我的波蘭老公是否適應台灣（很奇怪，很多人會當著他的面問我他是否適應，即使他們會說英文），不習慣別人因為看到外國人或混血兒好奇，就隨便向我們搭訕。我知道，如果我把這些問話當成一般的、沒話找話說的寒暄，像是英國人的「你好嗎？」或台灣人的「呷飽未？」，不要太認真，心情就會輕鬆一點，但是我每次都會忘記。

我很難去拿捏人際之間適當的分寸。台北雖然擠，但人與人之間卻是疏離的，許多人孤獨地躲在自己的世界裡，在捷運公車上，隨時可看到人們在滑手機、看影片、抓寶可夢、上臉書。如果只是疏離，那還好應付，因為英國的人際關係也很疏離。在英國時，我大可像許多英國人一樣躲在報紙或自己的殼後面，反正別人也不會管我在做什麼、想什麼。

但是台北的人際特色又不只有疏離，還有高度的親密。適度的話是親切隨興方便，過度就變成管太多、問太多、方便當隨便。很多時候，過度親密的舉動會對他人造成侵犯和威脅，甚至引起衝突。糟糕的是，疏離和親密經常交替出現而且說來就來，沒有常規可循，就像台灣極端又多變的氣候，讓我來不及切換頻道。

空間的擠可以透過逃到靜謐的角落和有著綠樹的巷弄來獲得喘息。而心理上的擠以及它所造成的疲累狹隘，我還在努力尋找逃脫的辦法。